

資治通鑑



第四册

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丁未起
漢靈帝光和三年庚申止

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至五十七

中華書局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

司馬光

奉敕編集

後

學

天

台胡三省音

註

漢紀三十六 起強圉協洽(丁未)，盡上章涒灘(庚申)，凡十四年。

世祖光武皇帝下

建武二十三年(丁未、四七)

¹春，正月，南郡蠻叛；郡國志：南郡，在雒陽南一千五百里。蠻，卽緣沔諸山蠻也。杜佑曰：時南郡濱山蠻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沔中蠻是也。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

²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薨。

³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

⁴九月，辛未，以陳留章：十二行本「留」下有「太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玉況爲大司徒。賢曰：玉，音肅，姓也。

⁵冬，十月，丙申，以太僕張純爲大司空。

⁶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反，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范書曰：長沙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洞庭湖入江。武谿，在今辰州盧谿縣西百八十里，卽五谿之一也。沅，音元。尚輕

敵深入，蠻乘險邀之，尙一軍悉沒。

⁷初，匈奴單于輿弟右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爲左賢王，谷蠡，音鹿黎。左賢王次卽當爲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爲右薁鞬日逐王，薁，音郁。鞬，居言翻。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出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我當立！」呼韓邪單于約其諸子以兄弟次相傳，單于輿殺其弟知牙師而立其子，亂呼韓邪之約，而比則烏珠留之長子也。比自謂若父子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立爲單于，何待至輿而始傳其子也。師古曰：谷，音鹿。蠡，盧奚翻。遂內懷猜懼，庭會稀闊。匈奴諸王歲正月會單于庭。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監，古銜翻。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郡國志：西河郡，在雒陽北千二百里。守，式又翻。兩骨都侯頗覺其意，會五月龍祠，匈奴諸王每歲五月會龍城祠。南匈奴傳曰：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南匈奴傳：大臣貴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謂之四角。次左、右日

逐王，次左、右溫禺鞬王，次左、右斬將王，是爲六角。「漸」，當作「斬」，傳寫誤加水旁耳。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

⁸是歲，鬲侯朱祐卒。范書朱祐傳：二十四年卒。祐爲人質直，尙儒學；爲將多受降，將，卽亮翻。降，戶江翻。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樂，音洛。多以此怨之。

二十四年（戊申、四八）

¹春，正月，乙亥，赦天下。

²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曰逐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下，遐稼翻。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五官中郎將，掌五官郎。杜佑曰：漢制，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屬左、右署。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事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黃龍間。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時邊郡皆創殘，有南匈奴爲扞蔽，則可以完復矣。帝從之。

³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賢曰：臨沅，縣名，屬武陵郡，故城在今朗州武陵縣。遺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尙能被甲上馬。」被，皮義翻。帝

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賢曰：矍鑠，勇貌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酈道元註水經云：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櫛溪、酉溪、濂溪、辰溪，悉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皆槃瓠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熊」，「櫛」作「朗」，「濂」作「武」。賢曰：五溪在今辰州界。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索，盡也。愔，於今翻。索，昔各翻。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賢曰：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余謂調，和也。援固已慮耿舒之難與共事，梁松、竇固之邇言矣。惡，烏路翻。

⁴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賢曰：朗陵，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宮曰：「匈奴飢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五年(己酉、四九)

¹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寇邊，徼，古弔翻。貊，莫百翻。太守祭彫招降之。降，戶江翻。彫又以財利撫納鮮卑大都護偏何，使招致異種，駱驛款塞。種，章勇翻。駱驛，相繼也。款，叩也，至也。彫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卽擊匈奴，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朝，直遙翻。彤爲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

²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莫者，左賢王之名。將兵萬餘人擊北單于弟薁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怖，普布翻。卻地千餘里。北部薁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萬餘人歸南單于。三月，南單于復遣使詣闕貢獻，求使者監護，復，扶又翻。監，古銜翻。遣侍子，修舊約。舊約，宣帝舊約。

³戊申晦，日有食之。

⁴馬援軍至臨鄉，水經註：武陵郡沅南縣，建武中所置縣，在沅水之陰，因以沅南爲名，縣治故城，昔馬援討臨鄉所築也。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

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虎賁中郎將，掌虎賁郎。賁，音奔。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梁松，字伯孫，尚帝女舞陰公主。爾雅曰：女子之夫爲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之，大人柰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賢曰：喜，許吏翻。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誠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好，呼到翻；下同。妄是非政法，賢曰：謂譏刺時政也。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惡，烏路翻。行，妄

下孟翻；下同。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樂音洛。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鷺」者也；賢曰：鷺，鴨也。鷺，莫卜翻。毛晃曰：舒鳬，俗謂之鴨，可畜而不能高飛者曰鴨，野生而高飛者曰鷺。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龍，姓；述名。賢曰：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爲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長，知兩翻。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百官志：越騎校尉，其屬有司馬，秩千石。皆京兆人。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爲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諫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僞，敗亂諸夏。」敗，補邁翻。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爲零陵太守。賢曰：零陵，今永州。守，式又翻。松由是恨援。

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賢曰：下雋，縣名，屬長沙國。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宋白曰：岳州巴陵縣，漢地理志，下雋縣，屬長沙郡，在今鄂州蒲圻縣界，即此地。按水經，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資水、沅水合，東流注之，則宋說爲是。賢說非。雋，子充翻。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水經註：夷水南出夷山，北流注沅。夷山，東接壺頭山，山下水際有馬援停軍處。賢曰：壺頭山在今辰州沅陵東。從充則塗夷而運遠。賢曰：充，縣名，屬武陵郡。充，昌容翻。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掩其

喉咽，搘持也。咽，音煙；喉嚨也。充賊自破；以事上之，上時掌翻；下同。帝從援策。進營壺

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

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卽援所穿室也。中，竹仲翻。

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爲之流涕。爲，于僞翻。

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好時縣屬扶風。時，音止。「前舒上

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佛鬱行

死。師古曰：佛鬱，憂不樂也。佛，符弗翻。佛鬱氣蘊積而不得舒也。行死，謂行將疫死也。誠可痛惜！」

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賢曰：言似商胡，所

至之處輒停留也。賈，音古。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驛責

問援，因代監軍。監，古銜翻。

會援卒，松因是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郡國志：新息侯國屬汝南郡。應劭

曰：古息國，其後東徙，加「新」字。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能輕身，勝障氣，神農本草經曰：薏苡味

甘，微寒，主風濕溼，下氣，除筋骨邪氣，久服輕身益氣。障，與瘴同。

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

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文犀，犀之有文彩者。

帝益怒。

援妻孥惶懼，孥，音奴。子也。不敢以喪還舊塋，稟葬域西，賢曰：稟，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權葬，

故稱稟。馬援傳作「城西」。章：乙十一行本正作「城西」。張校云：「域」作「城」，誤。說文曰：塋，墓地。廣雅

曰：塋域，葬地也。賓客故人，莫敢弔會。不敢弔及會葬。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索，昔各翻。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上時掌翻；下同。

前雲陽令扶風朱勃雲陽縣屬左馮翊，有秦雲陽宮。鉤弋夫人葬雲陽，昭帝爲起雲陵邑，後爲縣。詣闕

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難，乃旦翻。觸冒萬死，經營隴、冀，謂征隴蜀時也。謀如涌泉，勢如轉規，規，圓也。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飛矢貫脰，零，音憐。建武十一年，援擊破先零，飛矢貫脰。脰，形定翻。」出征交趾，與妻子生訣。征交趾事

見上卷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間復南討，復，扶又翻。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業，緒也。未竟而死；

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人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

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樂，音洛。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謂討烏桓。南

渡江海，觸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家屬杜

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怖，普布翻。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爲，于僞翻。臣

竊傷之！夫明主饗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

事見十卷高帝三年。間，古莧翻。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復，扶又翻。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

續，以厭海內之望。」下，遐稼翻。厭，一葉翻。帝意稍解。

初，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況，辭言嫋雅，賢曰：嫋，音閑。嫋雅，猶言沈靜也；余謂

嫋，習也。屈原傳：嫋於辭令。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卒，子恤翻；終也。賢曰：稟，受也。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爲真，食其全俸。賢曰：渭城，縣名，故城在今咸陽縣東北。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

謁者南陽宗均監援軍，「宗均」，列傳作「宋均」。趙明誠金石錄有漢司空宗俱碑。按後漢宋均傳：均族子意，意孫俱，靈帝時爲司空。余嘗得宗資墓前碑龜牕上刻字，因以後漢帝紀及姓苑、姓纂諸書參考，以謂自均以下，其姓皆作「宗」，而列傳轉寫爲「宋」，誤也。後得此碑，益知前言之不繆。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太半，蠻亦飢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降，戶江翻。均曰：「夫忠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竟，讀曰境。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種守沅陵長，調，徒弔翻。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大帥而降。帥，所類翻。於是均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爲，于偽翻。還，從宣翻，又如字。羣豕遂平。均未至，先自効矯制之罪；効，戶概翻，又戶得翻。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受命而出，未復命則不當先過家，今使過家上冢，所以示寵榮也。上，時掌翻。

是歲，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衆內屬。考異曰：帝紀今春既著烏桓來朝。歲末又紀是歲烏桓朝貢內屬。蓋始獨大人來朝，後乃率種族內屬耳。詔封烏桓渠帥爲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帥所類翻。長知兩翻。使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種章勇翻。給其衣食，遂爲漢偵候，偵丑鄭翻。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掠居人，據俞絅翻。黠下八翻。好呼到翻。復扶又翻。但委主降掾吏，賢曰：蓋當時權置也。降戶江翻。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校尉，西都置護烏桓校尉，至王莽時，烏桓叛，校尉由是罷。閩駟十三州志曰：護烏桓，擁節，秩比二千石，武帝置以護內附烏桓，既而并於匈奴中郎將，亦此時方置，未知并於匈奴中郎將果何時也！」校戶教翻。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賢曰：甯城縣名。前書「甯」作「寧」，「寧」、「甯」兩字通也。杜佑曰：甯城，在媯州郡懷戎縣西北，俗名西吐敦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質子，歲時互市焉。質音致。

二十六年(庚戌、五〇)

¹正月，詔增百官奉。百官志：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秩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一百斛；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奉，錢、穀各半。奉，音扶用翻。其千

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

²初作壽陵。賢曰：初作陵，未有名，故號壽陵，蓋取久長之義也。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謂赤眉入長安，惟霸陵不掘。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章：十二行本「無」下有「爲」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賢曰：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停水而已。陂，音普何翻。池，音徒河翻。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迭興，謂易姓而王者。

³詔遣中郎將段彬、【章：十二行本「彬」作「郴」；乙十一行本同。】彬，丑林翻。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地理志：五原西部都尉治田辟。師古曰：辟，讀曰壁。使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顧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衆中無相屈折也。」詔聽南單于人居雲中，賢曰：雲中郡名，在今勝州北。宋白曰：漢雲中故城，在勝州東北四十里榆林縣界，趙武侯所築。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

⁴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薁鞬左賢王將其衆及南部五骨都侯韓氏骨都侯，當于骨都侯，呼衍骨都侯、郎氏骨都侯、粟藉骨都侯，凡五。薁，音郁。鞬，居言翻。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自立爲單于。月餘，日更相攻擊，更，工衡翻。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侯子各擁兵自守。

⁵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帶、璽綬、南匈奴傳：黃金璽，縠綬綬。賢曰：縠，音戾，草名；

以戾草染綬，因以爲名，別漢諸侯王制。戾，綠色。綱，紫青色，音瓜。璽，斯氏翻。綬，音受。車馬、金帛、甲兵、什器。賢曰：古之師行，二五爲什，食器之類必供之，故曰什物、什具。今人通謂生生之具爲什物。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糒，音備，糗也。令中郎將將弛刑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參辭訟，察動靜。弛刑者，弛刑徒也。說文：弓解曰弛。此謂解其罪而輸作者。處，昌呂翻。考異曰：帝紀：今年春，使段彬賜璽綬，置使匈奴中郎將。據匈奴傳，賜璽綬在秋，其置中郎將亦未知決在何時。或者今春置之，至是更爲之約束制度耳。單于歲盡輒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賜單于及閼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歲以爲常。閼，音煙。氏，音支。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歸於本土。前此避匈奴內徙者，令皆歸復本土。遺謁者分將弛刑，補治城郭，將，卽亮翻；下同。治，直之翻。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爲，上乃悔前徙之。徒民見上卷十五年。

⁶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衆三千人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衆。南單于遣兵拒之，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河西美稷，復，扶又翻。因使段彬、王郁留河西擁護之，使匈奴中郎將自是亦屯河西美稷。杜佑曰：汾州隰城縣有美稷鄉，卽漢美稷縣也。隰城，漢之茲氏縣也。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南單于既居河西，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郡

縣偵邏耳目。偵，丑鄭翻。賢曰：邏，音力賀翻。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鈔，楚交翻。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葬鞬日逐耳，葬，於六翻。鞬，居言翻。非敢犯漢民也。」

二十七年（辛亥、五一）

¹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玉況薨。

²五月，丁丑，詔司徒、司空並去「大」名，去，羌呂翻。改大司馬爲太尉。驃騎大將軍行大司馬劉隆卽日罷，以太僕趙熹爲太尉，大司農馮勤爲司徒。

³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自北地以東、南部分居塞內，北使不敢至塞下，故詣武威求和。賢曰：武威郡故城，在今涼州姑臧縣西北，故涼城是也。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復，扶又翻；下同。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⁴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曰：朗陵侯國，屬汝南郡。水經註：揚虛縣屬平原，溧水逕其東，商河發源於此。「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稽，音啓。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縣，讀曰懸；下同。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左傳曰：大福不再。蒯通曰：時難得而易失。易，以政翻。墮，讀曰隳。今命

將臨塞，厚縣購賞，將，卽亮翻。縣，讀曰懸。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賢曰：黃石公卽張良於下邳圯上所見老子，出一編書者。」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舍，讀曰捨。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見論語。且北狄尙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恆，戶登翻。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⁵上問趙熹以久長之計，熹請遣諸王就國。冬，上始遣魯王興、齊王石就國。興，縝之次子。石，章之子，縝之嫡孫也。

⁶是歲，帝舅壽張恭侯樊宏薨。壽張縣，屬東平國，春秋曰良，漢曰壽良，帝避叔父趙王良諱，改曰壽張。宏，帝舅也，謚敬侯，曰恭侯，溫公避國諱也。考異曰：袁紀「宏」皆作「密」，今從范書。宏爲人，謙柔畏慎，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朝，直遙翻；下同。上，時掌翻。手自書寫，毀削草本；公朝訪逮，逮，及也。不敢衆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遺令薄

葬，一無所用。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復扶又翻。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古夫婦合葬，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是也。同墳異藏自宏始。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

二十八年（壬子、五二）

¹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爲北海王；以魯益東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謂以天下讓。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設鍾虞之樂。漢官儀曰：虎賁千五百人，戴鵠尾，屬虎賁中郎將。旄頭，註見前。爾雅：木謂之虞，所以懸鍾磬也。說文曰：虞飾爲猛獸。虞，音巨。擬於乘輿。乘，繩證翻。

²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

³初，馬援兄子婿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爲游俠，俠戶賴翻。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磐字子石。屏，必郢翻。而反游京師長者，賢曰：長者，謂豪俠者也。余謂長者，正指諸貴戚耳，前所謂長者家兒，可以概推。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肅復出入王侯邸第。復扶又翻。時禁罔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种持中翻。重，直龍翻。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